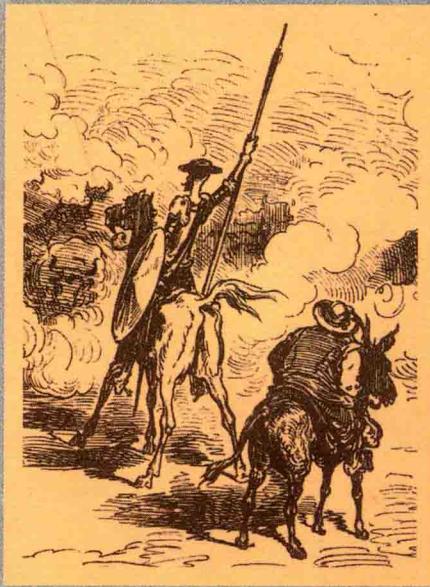


堂吉诃德

(下)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西) 塞万提斯 (Cervantes M.D.) 著
徐岩 译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堂吉诃德 (下)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西) 塞万提斯 (Cervantes, M.D.) 著

徐岩 译



作者简介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没落贵族家庭出身。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广泛描绘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是欧洲早期优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他主要作品有悲剧《奴曼西亚》、《惩恶扬善故事集》，还写有田园小说《加拉黛亚》，长诗《巴尔那斯游记》以及《八个新的喜剧和八个新的幕间闹剧》等。

译者简介

徐岩，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辽宁大学翻译硕士（MTI）英语笔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沈阳医学院外语部，讲师。教学之余博览群书，并潜心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长期从事笔译工作，现为辽宁省翻译协会会员。

EI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下 部

致雷莫斯伯爵^①

前些天，我把那些已经让出版社出版但现在还没有上演的剧本献给您。如果我的记忆力没有问题的话，我说过，等堂吉诃德穿上马靴后，就打算来见见您；现在我要向您奉告，堂吉诃德不但穿上了马靴，或许已经在路上了。假如堂吉诃德站在了您的面前，那也算我对您效了劳。全世界的人都督促我尽快让真的堂吉诃德露面，以消除那个假的“堂吉诃德第二”^②一书的影响。此书的作者四处招摇，已经造成了可怕的祸患和恶果，受影响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皇帝。一个月之前，中国的皇帝派人送给我一封信，请求我把堂吉诃德带到中国去，皇帝想在中国建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作教材。与此同时，中国的皇帝还希望那所学校的校长^③由我来担任。

于是，我询问那钦差，皇帝有没有顺便给我盘费，他说没想到这层。

“这位先生，”我对他说：“无论您怎么来的，请您还那样回去吧，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上了年纪的老人怎么会受得了那么长的旅途呢？除了身体状况不好之外，我现在也很穷，路费根本就拿不出来。他做他的皇帝，我还有伟大的雷莫斯拿坡黎斯伯爵为依靠，虽然他给不了我学院里的什么职位和头衔，却一直在关照我，对我恩重如山啊！”

我就那样将他打发走了。现在，我马上要向您呈上《贝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④。不用很长时间，这部书大约四个月就能写完，希望您能

① 西班牙17世纪提倡文艺的大贵族，对塞万提斯十分照顾。

② 在1614年，即塞万提斯的著作《堂吉诃德》出版以后的第9年，在塔拉果纳出版的《堂吉诃德》第二部，作者署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台斯·台·阿维利亚内达。

③ 据说1612年（明神宗万历40年），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所以塞万提斯开这个玩笑。

④ 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古怪离奇的旅程，1617年塞万提斯去世后出版。

喜欢。它肯定会在咱们西班牙文学作品中，要不就是最糟的，要不就是最好的。也许自己不该说“最糟”两个字，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说这本书一定会好得不得了。祝愿阁下身体健康。贝西雷斯亟待亲吻您的双手了；我是您的忠仆之下的人，也等着亲吻您的双脚。1615年于马德里。

阁下的忠仆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致读者

各位绅士或平民读者，你这个时候一定急不可待地要读这篇卷头语了吧？另一个《堂吉诃德》据说在托尔台西利亚完成，在塔拉果纳出版^①；你们肯定以为这里会有对它的作者的攻击、指斥及恶骂！但事实上，我不会让你称心的，无论再虚怀大度的人，如果受了欺侮也会暴跳如雷，但这一规律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或许你想让我骂他愚蠢妄为，但我却从未想过要那么做：他喜欢怎样就怎样，自己的事情自己管，随便他。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他竟然说我老了，还轻视我少一只胳膊^②。我能阻止时间指针的转动吗？我的胳膊是在伟大的战役中残废的，他以为是在酒馆里打伤的吗？虽然我残疾了，但在其他人的眼里没有看出同情的目光，还至少一直得到知道详情的人们的尊重。大家都知道，对于战士而言，阵亡比逃跑荣耀得多。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绝不会选择为逃避打仗而逃跑。士兵脸上和胸口的伤疤好比夜空的繁星，激励我们为取得至高无上的名誉而奋斗。此外还必须提示，写作虽然不是靠白发，却靠的是才智，高明的才智是需要伴随年龄而增长的。

还有让我不能容忍的一点是，他说我心怀嫉妒，而且还不停地跟我大讲“嫉妒”的含义。说一句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在“嫉妒”一词的两层含义里，我只知道纯洁的、高尚的和友善的那种。事情的真相既然是这样，我怎么会去嫉恨一位神职人员呢？更何况那人还是宗教法庭的机要人士呢！假如他的话确实是在指那些人，他可就错上加错了。因为我非常羡慕那些人的才华，尊重那些人的作品，崇拜那些人一向担任的工作。但我仍旧真心实意地感谢这位读者指出我的小说写得不错，只是讽世的作用比示范的作用大一些。假如没有讥讽，又怎样体现出可称赞之处呢？没有对比，怎会得出好坏呢？

① 假托阿维利亚内达所作《堂吉诃德》第二部，阿维利亚内达自称是托儿台西利亚人。

② 塞万提斯 1571 年在雷邦多战役中残废了左手。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这个人低声下气，做事不坦率，那是因为我从来不会对可怜虫落井下石。这位先生这时已经够狼狈不堪的了，他连在众人面前露面的勇气都没有，就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样，隐姓埋名、假造籍贯。倘若你有机会见到他，请代我转告：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我明白魔鬼诱惑的道理，其中最厉害的无非是让人以为出书可以名利双收。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愿你能以开玩笑的口吻给他讲解下面这个故事：

塞维利亚有个疯子疯得很厉害。他想出了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疯子也想不出来的恶作剧：他将一根竹竿做成管子，一头削尖，然后就带着这根竹竿在街上到处找狗。找到狗之后，他用脚踩住狗的一条腿，然后用手把狗的另一条腿抬起来，之后小心翼翼地把竹竿插进狗的身上，把那只狗吹得像一个快爆的了的皮球，然后用手摸摸那狗的肚子，放开那只狗，并对围观的人说道：

“大家现在还会觉得吹爆一只狗是件容易的事情吗？”——您此刻还会觉得写书是件容易的事情吗？

如果这个故事还不能令他醒悟，读者朋友，那就再给他讲一个故事，还是跟疯子和狗相关的：

在果都巴也曾有过一个疯子。他总是爱好用头顶着一块大理石板，或者是一块很重的石头，每当有狗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就会立马把那石板或石块砸向那狗。狗被砸后自然会疼得哇哇叫，即使连跑三条大街都停不下来。有一次，又有狗不幸被砸了。他又丢下石头，恰好砸在了一家帽店老板的狗的脑袋上，那狗被砸后一直不停地叫。主人看见自己的狗被砸，非常心疼，抓起一把尺子，逮住了这个疯子，把疯子打得浑身都是淤青，边打还边说：

“你这个蠢货！想砸伤我的小猎狗吗？没心没肺的家伙，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只小猎狗吗？”

帽店老板就这样“小猎狗、小猎狗”地叫嚷着，一直打到那疯子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为止。疯子挨过打之后就走了，在街上消失了一个多月。但一个月之后，疯子又回来了，并且又开始他的砸狗行为，这一次他头顶上的石头块儿更大了。每次他走到一条狗的跟前，总是上下左右地打量一下，总是不愿意也不

敢将那石头扔下去，只听他说道：

“这条可是小猎狗，不能砸！”

因此，疯子把所有的狗都当成了可怕的小猎狗，所以那块石头也就再也没有砸下去。

那个作者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因此不会把心思放在写书上了。原因是万一写糟了，那结局会比那石头还要严重很多啊！

请你再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我对他取消我的收入完全不在乎。我要借用著名的插曲《拉·贝兰丹加》中的一句歌词来作答：我的恩人市议员万岁，基督保佑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雷莫斯伯爵长寿，是他出了名的乐善好施使我摆脱了贫穷的处境，我们也要祝福托雷都大主教堂贝尔那都·台·桑都巴尔罗哈斯长命百岁！哪怕世界上没有印刷厂，或者攻击我的文字印得比《明戈·瑞伏尔戈讽刺诗集》的字数还多，那也不要紧。这两位大人不要我奉承，不等我求乞便对我慷慨施恩，我说的话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他主动帮助我，细心地照顾我，即使将来我真的功成名就了，也比不上现在这样幸福和富有。穷人能得到尊敬，可坏人却不能。也许穷人会掩饰认得高贵品质，但并不是心中无数，如果时运造化，好的品德就会借此机会不顾一切地崭露出来，假如遇到伯乐就会变成一匹千里马。

我也不愿多说了，我只想让你注意：你该承认，你现在看到的这部《堂吉诃德》第二部是和第一部息息相关的，展现在你眼前的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堂吉诃德，一个一直到死去的堂吉诃德。免得有人无端地再去为他编出一些事端来。他的事情已经很多了，有一个忠厚的人讲述过他的各种的莫名其妙的言行举止也就够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家都听过。我忘了告诉你，请耐心期待我正在收尾的《贝西雷斯》和《卡拉泰》第二卷吧。

第一章

神父、理发师同堂吉诃德谈论他的病

这部作品的第二部讲述的是堂吉诃德的第三次出行。

据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说，神父和理发师大约有一个月都没去看堂吉诃德，以免让他想起过去的事情。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也不去拜访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管家，见面的时候总是一再嘱咐她们要好好照料堂吉诃德，给他吃些补心健脑之类的补品。原因只有一个，病根就在他的心里和脑袋里。外甥女和女管家说她们都这样做过了，并且以后会尽可能更加认真仔细地去做，看样子目前堂吉诃德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人的思维了。两位朋友对此感慨万分啊，认为用牛车拉回中了魔咒的他回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于是决定去看望他，虽然大家认为他的病根是好不了的，但还是想亲自探望一下他身体康复的情况。两人商定好对于游侠骑士的事情绝口不提，以免让他想起过去的事情，让长好的伤口再次破裂。

他们去拜访堂吉诃德，看见他坐在床上，身穿绿色的粗麻背心，头戴托雷都生产的红色帽子，整个人瘦得像骷髅。他们询问了堂吉诃德的身体状况，他讲了自己的起居健康状况，说得有条有理的。谈话中，三个人说起了建国治民之道。他们抨击时弊，称颂美好，咒骂丑恶，就像三个新时代的政治家、当代的李库尔果^①和死而复活的索隆^②。他们把国家改革一新，让这个国家回炉重煅。堂吉诃德对所有话题都讲得头头是道，令两个探病的人不得不相信他已经彻底康复、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

两位女士也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看到她们的老爷头脑那么清楚，于

^① 约前390年—前324年，雅典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名气来自他的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

^② 约前630年—前560年，雅典政治家，以富人统治取缔了贵族对政府的独自占有，并制定了一部非常人道的法律。

是不断地感谢上帝。可是神父突然改变了不提游侠骑士的想法，他想真实地验证一下堂吉诃德的康复是否移除病根，于是他就开始举出一些来自京城的新闻，他讲到，据说土耳其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不知他们有什么阴谋，也不知道那片乌云会在哪个地方下雨。土耳其的威胁几乎每年都要警告所有的基督徒国家，一次又一次让人忐忑不安。国王陛下已经下令加强拿坡黎斯和西西里亚海岸以及马耳他岛的防务工作。听到这些话时，堂吉诃德立刻说道：

“陛下决策英明，为他的国家赢得了时间，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过如果他能听取我的意见，我肯定会向国王献上一个他此时一定想不到的计策。”

没等他说完，神父就在心里想：

“天啊，愚蠢的堂吉诃德啊！看来你的疯病真的是无药可治，愚蠢透顶了。”

理发师和神父有相同的想法，但还是问他的计谋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十分不现实的主意，给王公们出主意的人很多呢。

“理发师老爷，我这计谋，”堂吉诃德说，“我的意见绝对不会不着边际，那是非常可行的。”

“我没有别的想法，”理发师说，“经验证明，给陛下出意见的人全部或大多都是荒谬的，或是害百姓的。”

“我的意见既是可行的，也不荒谬，”堂吉诃德答道，“它简便、巧妙、简捷，所有官员都想不出来。”

“堂吉诃德先生，您快说是什么妙计啊？”神父说。

“我现在还不想说，”堂吉诃德说，“我现在说出来，明天一早那些大臣和议政官员们就了解我的想法了。最终会让他们不劳而获，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愿意当着所有在场的人和上帝的面发誓，”理发师说，“绝对不把您的话跟第三个人讲，就算是人王、鬼王什么的，即使他们问也不说。这话是我从神父的笔记中读来的，那神父最终还是向国王检举了那个偷他一百杜布拉^①和健骡的贼。”

“我没听过这个故事，”堂吉诃德说，“不过我相信这个起誓，原因是我知道理发师是遵守承诺的人。”

① 西班牙古金币。

“否则的话，”神父说，“我情愿出面给他担保，他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的，不然就让他得到报应。”

“神父先生，可谁又愿意给您做担保呢？”堂吉诃德反问。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职业就是帮人严守秘密吗？”神父答道。

“也是，”堂吉诃德最后说道，“国王陛下应该下诏书，让西班牙全国的游侠骑士都到京城会合，即使只有五六个，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可以独自抵挡土耳其所有的兵马勇士，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们二位听好了，到时和我一起去吧，每个游侠骑士带着一个武器、骑着大马打败二十万雄兵，就犹如他们只有一个脖子或全是纸做泥捏的一般脆弱，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不然的话，那请你们说服我：书里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写的呢？我出生的时候不对，不用说别人，我们就谈谈著名的堂贝利阿尼斯或者阿马狄斯·台·咖乌拉的众多后代，如果现在仍有存活于世的，不管他们今天谁还活着，都可以去迎战土耳其，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得到便宜！不过上帝是会呵护自己的子民的，所以肯定会派人来保护他们的。也许那个人没有以前的游侠骑士那么彪悍，但他的勇猛绝对不会比他们差，上帝清楚我的想法，不必多说了。”

“唉！”这时候，外甥女说道，“我舅舅一定还想再去当游侠骑士，我可以拿我脑袋做赌注！”

堂吉诃德回答说：

“我这一辈子都是游侠骑士。土耳其人来也好去也罢，无论他们的队伍有多强大，我都可以击退他们，我还是那句话，上帝知道我的想法。”

话说到此，理发师说话了：

“我请各位准许我讲一下发生在塞维利亚的故事，那个故事和眼前的情况很相似，我忍不住就想讲给大家听听。”

堂吉诃德让他快讲，神父和其他人也都急着倾听。因此理发师开始讲故事：

“很久以前，在塞维利亚有座疯人院。有一个精神病人，被亲人送进了这家疯人院，这个人曾是奥苏那大学寺院法规专业的毕业生，无论他是哪所学校的硕士，他都是个疯子。这位硕士，在疯人院待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头脑清醒，神志恢复了，于是他就给大主教写信，他写得情辞恳切、思路有序，希望让他离开那种疯人院的处境。他说靠上帝的慈悲，他完全重新改变了那一度失去理智的自己。不过他的亲属为了接着霸占他所有的财产，一直不去接他，希望他一直在疯人院，直到死去。大主教为他的信所

感动，因此派手下的一名教士到疯人院，找到院长了解他所讲的是否属实，并找那疯子本人聊天，假如认为他的确和正常人一样，就放他出去。教士受命来到疯人院，院长果断地告诉教士说那人依然疯癫，虽然有时讲起话来有条有理，但到头儿来总会露出马脚，跟他聊会儿天就明白了。那教士想要试试看这是否属实，就去看了疯子，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疯子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不正常的话和蠢话，恰恰相反，他的话语有道理有逻辑，让教士不相信他已完全康复都难啊！疯子和教士谈了很多事，还谈到院长收了他的亲属的贿赂，对他怀有恶意，因此才说他神志仍旧不清的。他还说，他之所以落难的原因就是太富裕了，他的敌人为了霸占他的一切财产而居心叵测，从不承认我主曾经开恩把他变成了人，远离了畜生般的生活。他始终都在说院长的可疑、亲属贪图自己的财富和对自己的狠心，可把自己说得非常理智，如此一来，教士不得不把他带走，让大主教本人来评判究竟谁对谁错。因此心地善良的教士怀着怜悯的心思请院长允许硕士穿上入院时的衣服。院长多次提醒教士认真想想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真的还是一个疯子。院长的提示和劝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教士很固执地要把那疯子带走。因为是大主教的命令，院长也只能听从。人们给硕士穿好了衣服，那衣服立刻使他变了样子，他看到自己一改疯子的着装，又穿上了和正常人一样的衣服，因此请求教士同意他去跟其他病友们道声再见。教士说自己计划同他一起去，并顺道观察一下院里的疯子。于是他们上了楼，其他在场的人也跟他们一起上去了。硕士走到一个笼子前，里面关着的人十分沉默，可实际上却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家伙。只听他对那个疯子说：‘我的好朋友，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吗？我要回家了。上帝心地慈悲，洪恩浩荡；我愧受其惠，现在终于不再失去理智，已经恢复健康、心如明月般清澈，上帝真是无所不能啊！你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学学我，既然他能让我康复，只要心诚，你绝对会跟我一样的，我会时常给你送来一些你需要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你都要收下啊。作为过来人，我已经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你了，我们这些人会疯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肚子挨饿，脑子里就充满了气，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假如遇到困难就消沉，那对身体极不健康，会伤身减寿的。’

“听了硕士这些话之后，被关在这个暴躁疯子的对面栅栏里的另一个疯子光着身子从躺着的旧席子上爬了起来，大声问是谁病好了出院。硕士回答道：‘是我啊，朋友，我马上就要出去啦，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因此我非常感谢大恩大德的苍天。’‘看你说的，你就不要再痴人说

梦啦，’那疯子说，‘我提醒你老实点儿，本本分分地待在这里，以免还得再回来。’‘我清楚自己已经痊愈了，’硕士答道，‘不会再回来了。’‘你真的好了？’那疯子说，‘那就等着看吧，希望上帝保佑你。可是我要当着你的面，向朱庇特^①起誓，我代替朱庇特管辖这个世界，塞维利亚今天竟然要放你出去，说你神志清晰，我必须严惩他，让他了解这是个罪过，让他永远不要忘记，阿门。可怜的硕士，不相信我能说到做到吗？原因是，我是宇宙中掌管雷电云雨的朱庇特，手里拿着烈焰滚滚的霹雳，我经常用这霹雳镇压和清理世界上的丑恶之人。但是这一次，我计划就用这个方法惩罚当地愚蠢的人：从说出这句话的时刻起，让这里和周围地区在这三年里不下一滴雨。你出院了、康复了、头脑清楚了，却让我接着做疯子、接着做病人、接着被困在这里？想让我下雨，这和想让我上吊有什么区别呢！’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硕士和那个疯子的对话，这时硕士突然转过身去，紧紧地抓住了教士的双手说：‘先生，您不要顾及他所说的话，也用不着担心他说的话会灵验，尽管他是朱庇特，却不想布雨，您放心吧，我可是水界的主神尼普顿^②，以后的雨由我来下，不分时间和地点，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下雨。’那教士回复他说：‘假如是这样，耐普图诺先生，我们就不要去招惹朱庇特先生算了，您还是继续待在您的疯人院里吧，看看以后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把您接走。’疯人院长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教士这时候显得很不好意思。人们给硕士换了医院的衣服，让他继续留在这里。故事到 here 也画上一个句号了。”

“理发师先生，”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您所谓的那个与现在这里的情况十分雷同，而您又十分想讲的故事吗？唉，理发师啊理发师，您这不是在骗大家吗！把人家的才德、相貌、家世互相比较是最让人讨厌、最让人不可理喻的事儿。您一定知道我不可能是海神尼普顿，也不希望别人说我聪明，因为我并不聪明。我追求的只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不恢复崇奉游侠骑士之道的盛世是不对的。不过，现在和过去的确不同了，现在这个世界真的不配让游侠骑士们跟过去一样勇往直前地保护国家、扶助妇孺、惩罚恶意之人、弘扬善意之事了。当今的骑士们很多都是穿着高贵的衣服，走路时发出的铁片撞击声已经听不到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野外生活，风吹雨打，从头到脚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脚不离蹬、手不离枪，每天只求打个小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② 罗马神话里的海神。